

梧桐雨连载 64

梧桐雨

第二章 天亮了



作者 陈松

婚礼

(接上一期)

谁知,展开的信,还没读几行,那弯弯的笑眼,即刻拧成了两撇愁眉。原来,秉乾在信里,将自己入朝参战的情况,向母亲做了老实交待。那母亲是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,早从广播里听到了,美国佬在朝鲜大炮飞机狂轰滥炸的惨况,人的肉体在那沉重的钢铁,威力无比的爆炸面前,变得无比脆弱,朝鲜的人民军部队被打得,一退再退,眼看就要退过鸭绿江,退入中国境内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母亲读完信,即刻是忧心如焚,急得食不甘味,寝不安眠。只要一闭上眼睛,满脑子就是朝鲜战场的冰天雪地;美国佬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。大姐竭力安慰母亲,说志愿军入朝以后,一定可以扭转局面,打它个翻身仗。

周秉乾还用了当时流行的名词:翻身。意在告诉母亲,像周家这样翻身做了革命烈士属家庭的人家,生活安定,政治地位提高,还有什么可担忧的。别说是吃上了“公家饭”,就是门口由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牌,就值得一家人都无比自豪了。那块园形的,白搪瓷的,上半部印着“光荣人家”字样,中间五角星,星中间印着军和烈的牌子,常惹得周围邻里驻足观看,啧啧称奇。偏偏周家的光荣牌还是两块,一块是军一块是烈,什么人看了都羡慕不已。政府除了按月派人送抚恤金外,逢年过节亦还有干部来慰问。连母亲都说:“现在过日子不再怕半夜‘鬼’敲门。再不用天天提心吊胆,一听到警笛就以为抄家的要上门了!”

刚解放,大家都在忙着收拾,国民党逃跑时丢下来的烂摊子,百废待兴,万事待举。生活上难免因陋就简,朴素俭省,但每个人都有一种翻身做了主人的愉悦心情。母亲也宽心多了,每逢星期天,必请舅舅一家来小聚。一是回报他这两年来关照;二是热络亲情的需要。虽是极普通的家常菜,大家吃起来仍非常有味。舅舅因在银行里的具体职务还未曾最后确定,工作亦不太忙。上下班银行里还用专车送他。他不禁感叹道:“共产党毕竟厚道!识得我这个金融专家!”

50年的冬天。天气特别寒冷。可我和弟弟秉辰却是玩得特

别开心,我们不但可以尽兴地和月牙湖里的小孩打雪仗、堆雪人,而且还可以时不时地,向小伙伴们炫耀,自己身上的棉列宁装和头上的棉解放帽。力力眼馋的不得了,就经常向我借帽子戴。我则发明了雪地打仗的新游戏:一边是志愿军,一边是美国兵。武器是竹竿和各种木制刀枪。陈连长送的子弹壳经他精心制作,按上木枪柄,成了一把小手枪,还寻了一块红绸当须子。然后用雪堆成坦克、工事。我和力力一声令下,两边孩子军冲到一起开始打仗,无非是唱:“雄纠纠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”,扭在一起打滚、乱叫、翻斤头,玩得高兴时,连本来围观的女娃也参加进来了。由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抓叛徒、抓坏蛋,为爸爸复仇这一档子重要的事情,所以我在游戏中,就始终记着大哥教给我的瞄准、射击的要领,处处从实战要求出发,稳、准、狠,一连将力力掀翻了十几次。

有一个礼拜天的晚上,舅舅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炉边说闲话,袁太太突然来了,她真是个不速之客,算起来,已经人间蒸发了小一年了。解放后,别说来周家,就是在月牙湖,她也极少露面。母亲还是客客气气地邀她坐下,相互寒暄。可是袁太太话不多,显得心不在焉。只到舅舅欲起身告辞时,她撵不下去了,方说:“宋先生,想请教一件事,不知可不可以?”

“噢,袁太太不用过于客气,都是自家人有啥客气的。请不妨直说!”舅舅重又坐下。

“银行现在兑黄货吗?”袁太太问罢,脸上一红。

“喔,兑呀!”舅舅说,“收兑黄货的业务刚恢复不久。现在只兑进不兑出!”

“我……想请宋先生帮帮忙,替我兑点现钞!”

“嗯……”舅舅考虑了一下说:“我每天上午在行里,你随便那天上午都可以来找我。要带好户口本,兑价是一比一百万。”

“我想,请你直接带去,帮我兑”。

“噢,这怕是不妥。不是我不帮忙,兑黄货也是要身份的,请原谅。”舅舅非常客气地笑笑。

“多谢宋先生指教,打扰了!”

袁太太走了之后,母亲说:“家兴,你何不直接帮她兑点。也好省她的事。袁太太这人平时就怕办事见生人,也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好太太,她能不邀自来开口提这事,说明她的日子已经拮据。唉,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底了!”

“晓珍,你心忒好!”舅舅说:“不错,袁太太孤儿寡母委实可怜,我若直接帮她兑,倘行里干部问起,不是自找麻烦吗?我过去是襄理,别说几根条子的事,就是上万两黄货,在我手中进进出出亦是常事。我如今连个名份都没有,每日

里不过是去行里点卯,听差喝茶看报。更碍袁太太家是这‘五类分子’的成份,你想我即使心有余而力不足啊!今非昔比,已乃天壤之别矣!你说她家这么快就见底。我看远非如此,哪个当军官太太的箱底里,没有很多‘黄鱼’老存货?晓珍,说句不动气的话,就像现在老蒋在台湾叫嚣的,借‘第三次世界大战’反攻大陆!若共产党打输了抗美援朝这一仗,你的日脚往后哪能再有的过,不堪设想哪!凭良心讲,真托毛主席的福呢!”

舅舅眼界不错。袁家的日子,其实还是过得去的。伟伟、力力、兰兰照常读书,照旧衣着光鲜样。袁太太阴沉的脸上似乎比以前活了一些。此后,有时也来周家串门了。凭心而论,袁太太不但现在为人平和,喜欢小孩,就是过去也很少官太太架子。在我的印象中她算是慈祥的妈妈。跟母亲一样。

鸟雀恋巢,这话一点不假,飞来飞去最后终归飞回老地方。51年的秋天,姨妈宋露华和姨夫谭思杰突然回到了月牙湖。

谭思杰今非昔比。本来就温和善的人,现在显得格外谦恭。完全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,穿一套浅灰中山装。姨妈的身上脱去了少奶奶的脂粉气。他们已有了一个儿子,叫谭庆荔,小名白荔。姨夫说姨妈很爱吃荔枝,可当时衡阳战役打得紧,兵荒马乱,到哪去买这宝物?何况荔枝出在两广,谭思杰灵机一动,替刚生下的小天使取名叫谭庆荔。庆是重庆,他们从认识、恋爱到结婚都是在重庆;荔则直接使人想到那肉白汁多滋补味甜的果儿。倒也灵验,姨妈成天捧着白胖的小儿子亲,嘴不馋了,烦恼也没了。听了姨夫的叙述,母亲说:“思杰真能疼露华,算是挖空心思了!”

衡阳战役国民党失败后,桂系部队撤到广西柳州。此时桂系部队几乎作鸟兽散,只在柳州保留了一个所谓的兵站,凑不成一个团。在衡阳战役开始前,姨妈力劝谭思杰投诚,由于种种原因,谭思杰未听姨妈的话。到了柳州,谭思杰一看情况不妙,解放军势如破竹跟着就逼近柳州外围。解放军的炮声一响,国民党的工兵炸断了柳江浮桥,柳南柳北隔开。此时姨妈和谭思杰住在柳北。冒着极大的危险雇了一只小船,才逃到柳南。过江时子弹在耳边、船帮上噼里啪啦擦过,炮弹在头顶上呼啸,小船差点沉没。姨妈抱着白荔几乎昏厥,对谭思杰说:“要再逃我就抱着白荔投柳江!”

谭思杰说:“好吧,依你说,怎么办?”姨妈说:“回你老家,种田过日子,死活不挨枪子!”

谭思杰遣散部队,只身带着妻儿投奔了在家种种田兼开代销店的父亲。胡乱过了年把光阴,到了51年下半年土改开始。谭思杰家

顶多算是个富农,评不上地主。可谭思杰怕自己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暴露,挨抓。广西解放初期剿匪是挺厉害的,不管你是不是匪,反正国民党军官与匪相去不远,捉住弄不好就杀头。他们夫妻俩一商量,三十六计走为上策。于是辞别老父,带着不多的金银细软投奔南京而来。

姨妈的到来,着实使母亲悲喜交集,感慨万分。喜,自然是因为姐妹得以重新团聚;悲,则是因为肃清和镇压反革命的动作已经在全国展开,南京也不能例外。母亲反复叮嘱姨妈,尽量呆在家里,少到公开场合露面。正好此时,楼下原来准备给大哥住的那间房正好空着,就顺理成章地让他们住了下来。母亲对姨妈说:“凡事不破不立,旧的不去新的不来,对那号国民党的残渣余孽,且有血债的;对那号潜伏下来的美蒋特务,眼见‘韩战’爆发、美国佬打到了家门口,便想跟台湾的主子遥相呼应,蠢蠢欲动的,则新政府当然是要惩治的,否则,新的红色政权便难以继。而你你姨夫这样临阵脱逃的,就处在两可之间的尴尬境地。唯有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,才能稍事平安。”

我心里有数,经过父亲去世的打击,国民党特务的两次抄家,老周家的人头脑尤其清醒,对国民党痛恨有加,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含糊。凭心而论,我并不欢迎姨妈一家的到来。尤其市面上不断传来的,抓出一伙伙敌特的消息,也使我复仇的心理蠢蠢欲动。我将从阁楼找到的所有的自以为有用的资料,不断与得来的消息,反复比对,希望找到与叛徒肖聪明有联系的东西。因为大哥曾告诉我:“肖聪明这个出卖父亲的大叛徒,自解放之后,就似乎‘人间蒸发’了,政府已经悬赏缉拿他,想来,最终一定能找到其下落,将其绳之以法,为父亲报仇雪恨。”

好在,姨妈的儿子白荔,才两周岁多一点,白胖胖的不哭不闹,托在怀里,软绵绵的,放在地上,满地爬。不仅母亲非常喜欢,连袁太太也常过来抱他玩,“巴嗒、巴嗒”地亲他的小白脸,并笑嗔道:“白荔的妈,老天作美呢,下了一个广西肥狗仔!”母亲接上腔:“袁太太你也真不会比。我看小白荔奶糯奶糯的,洋娃娃一个呢。”

白荔给周家增添了欢趣,大大消减了大家对姨夫谭思杰的戒心和成见。也使袁家和周家的关系保持着亲密。昭信夫妇每次来,从不空手,都要捎点糖果茶食之类给小白荔。王志文趁机也要抱一抱,亲一亲。胖小子笑着,躲着。昭信说:“别胡来,看把孩子扎的!”姨妈说:“昭信,快生一个吧,你看志文那个喜欢劲!大哥大嫂早想抱外孙子了!”昭信眼里闪出异彩,下意识的摸摸肚子。女人似乎就是天

生的母亲,只要一聊到这样的话题,总是越来越具体坦诚;越来越投机深入。知趣的男人,自会悄悄退避三舍。这时志文和姨夫便知趣地移坐到后厢房,就着宽大的茶几,下起棋来。不过,依着惯例,总是志文执红,姨夫执黑,按约定俗成来。两个时辰过去,姨夫已经连输了三盘给志文。姨夫有点沉不住气了,在连声感叹:“后生可畏……后生可畏!”之后,便提出来:“纵观老弟常胜之原因,皆为持红方不改之旧例!不知今日可否交换一试?”

志文不由开怀一笑说:“反正大局已定,今日交换一下‘楚河汉界’,倒也不妨一试,可教老哥心服口服!”于是,志文换作执黑,姨夫换作执红,两人再战一盘,依旧是志文获胜。此时,刘妈正好给他两沏上茶来,看他们谈得这么热络,便对姨妈和昭信说:“不打仗下棋多有趣。妈妈的,不晓得那个小娘养的发明的打仗!”

“刘妈,你又发憨劲了,说过不许讲粗话的!他们这是在借棋论道呢!”母亲提醒她。

“这叫什么粗话?”刘妈辩道:“太太,你总是和我们做下人的说文明道理。”

“好吧,好吧,我说不服你,你就死认那个‘话糙理不糙’的道理吧!”母亲息事宁人地回答道。

刘妈做了一个鬼脸,对秉辰说:“走,不跟他们女人家掺合,到厨房去,我削荸荠给你吃!”秉辰乐意地跟刘妈走了。姨妈说:“小弟秉辰倒像刘妈养的!”母亲说:“这娃儿犟,有时忒顽皮。我说不中用,刘妈一说他就听。”也难怪,这娃儿从小她带大的!”秉辰刚巧蹲在厨房门口系鞋带,大约听到了母亲的话,便抬起头认真地问:“不是说我是从渔船上抱回来的吗?”

“是呀,你秉辰真傻,都十岁的人了,还说这种不靠谱的玩笑话!”

姨妈说:“我的儿,不要听别人胡讲,你千真万确是亲妈妈生的!”

没想到秉辰调皮地噘噘嘴:“哼!我早就猜到大人诓骗小孩。袁妈妈、李妈妈也说过力力和阿燕是渔船上抱来的。妈妈,渔船上干吗小孩多?”秉辰的责问引起各位做妈的哄堂大笑。只有大姐红着脸,一本正经地嘟囔道:“鬼东西,真是‘皮皇帝的妈妈——皮太后(厚)’,净瞎说。”

姨妈一家三口就这样住下了,与大家吃在一起,聊在一块儿。母亲本来就是个不爱走动的人,现在心里常常惦记着抗美援朝的大哥,就更显得郁郁寡欢。但亲妹妹来到身边就不同了,不仅时时有妹妹聊天作伴,还经常一起去袁家或李家串门子。几个妈妈辈的女人坐下来拉拉家常,摸摸麻将,既打发时间,更排遣了烦心的诸事,大家都觉得其乐融融。

姨妈

我听母亲说,姨妈做姑娘时就是个贪玩的种。如今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过去了,她的玩心越发沉重,虽说要定下心来过几年不闹心的安生日子,但毕竟是忍过了初一,忍不过十五的心性。一听说城里夫子庙有家金谷剧场、朱雀路四象桥附近那家明星大戏院,都恢复了商业演出,前者开唱越剧,由经年不衰的头牌小生和花旦竺水招领衔;后者开唱京剧,由聘请到南京来的王少楼、宋长荣在这家戏院挂牌演唱。有这么好的戏院、唱的这么好的名角、演的这么好的戏

份,姨妈死活也要拉着母亲和李太太一道乘马车去看戏。母亲本因担心儿子上了朝鲜战场,心烦意乱,也想出去散散心,那李太太倒一路可以给她保驾。也别说,几场戏看下来,母亲也好、李太太也罢,因为诸多烦心之事,原先罩在她们脸上的晦气,就在不知不觉中褪去了。推陈即出新,旧貌换新颜,各人富态的面相上还多出来一层光鲜的红晕。至于李太太,顺路过来给母亲量个血压、听听心脏,倒比过去更活络、开心。初夏季节白兰花盛开时,她去菜场买菜,总忘不了买几对白兰花捎回来,自己衣襟

上别一对,其余的馈赠给母亲、姨妈、袁太太。有一次,李太太还送给大姐一对。大姐当面碍于情面,勉强接受了,但等李太太刚走,便从胸前摘下花,扔在茶几上。弟弟秉辰赶忙去拿,被大姐训斥一句:“不要手长!小男子汉,怎么能这么没出息!”其实,秉辰不是自己要,而是想给阿燕带。

我觉得大姐的脾气发得莫名其妙。但不久后,我就大概地弄清了其中的缘由。那天晚上临睡前,姨妈和姨夫下楼回自己的房间。母亲坐在客厅里听哥伦比亚狗头牌手摇唱机里肖长华、梅兰芳唱的

《苏三起解》,听得正入味,守候在一旁的大姐发话了:“妈,我要跟你讲一件事!”

“嗯……啥事体?”母亲没睁眼。

“妈,我们是不是光荣之家?”

“喔,选种话啥意思?”

“和外人来往要稍为注意一下影响!”大姐小声说,“比如说李太太送白兰花的事!”听得出大姐的话底气蛮足。

“白兰花?”妈妈诧异起来,“白兰花有啥好注意影响?小巧玲珑洁白幽香的。啥人见到勿喜欢?素来兮,啧啧香,帐子上别一对醒脑精神,我连利水平都勿吃了!”

“妈……,”大姐拖长声音,“我是说与李太太来往要当心点……还有跟其他人也要注意,啥人跟依说香勿香。”她一急,浙江式的上海话就出来了。

母亲戏瘾挺大,把唱片重新从头放起,只听《苏三起解》戏中洪洞县解差崇公道,唸白:“人言公道,我说我公道,公道不公,只有天知道……”第二叫板:“苦哇……!”苏三接唱:“人言洛阳花似锦,久在监中不知情。低头出了洪洞县。老伯不走为何情?”梅兰芳嗓子真灵,赛过十八岁的大姑娘。

(未完待续)